

心无尘埃 春暖花开

◎陈华



他读的是经济管理,大学毕业后原本可以谋得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。他却决然回家乡创业,承包十几亩荒山种苹果。

苹果开花时节,不是一树芬芳,而是稀稀疏疏。挂果,成长,零零星星的几枚果子像山楂,小小的,酸酸的。一时间风言风语四起,而背负十几万果苗的债务,也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
他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,一下子瘪了。不吃不喝,躺在床上。一日,念过几年私塾的父亲硬是把他从床上拉起来,走出了小院。

山沟里到处是黄土飞沙,一条通向山外的土路临近竣工,偶有大货车呼啸而过,扬尘四起。父亲说:“想体验一下尘土飞扬中奔跑的感觉吗?每跑十步一回头,看看身后有什么好的风景。”“不就是边跑边回头看吗,这有何难?”这时,恰好大货车经过,一刹那,尘土飞扬,父亲说:“开始吧。”

当他第一次回头的时候,迎面而至的全是尘土和扬起的沙粒,他用力瞪大眼睛,什么都看不到,眼睛也被迷住了。他第二次回头后,坐到地上没有起来,一双手频频地揉着眼睛。父亲问:“你看到了什么?”“我什么也看不到,眼睛好疼。”

“起来,继续跑。这次不要回头,跑累了就停下来。”四十分钟后他折

了回来。“这次你看到了什么?”“我身后的路。”“还有什么?”“蓝天,白云,远处的荒山……”“尘埃呢?”“尘埃已落定。”

父亲拉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,语重心长地说:“人生就像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奔跑,如果两步一回头,就会被小小的尘埃固封,迷失前行的方向。如果一直往前跑,跑过尘埃,它就会俯身在你的脚下。”那些尘埃就是流言蜚语;那些尘埃就是整脚的小苹果;那些尘埃是旅途中遭遇的困惑、无助、忧虑和无奈……

父亲继续说:“其实,人生前行的最高境界是心无尘埃。”心无尘埃?他重复着,呆愣在那里。“是啊,心无尘埃,春暖花开。”

第二天,他走进荒山,走进苹果园。为了寻找问题的症结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,行千里路拜师求教,对症下药,逐一解决。来年春天,漫山遍野的苹果花,开得沸沸扬扬,收获时节,又大又甜的红苹果挂满枝头,来自天南海北的订单,像飞舞的雪花,他脸上挂着笑,心里暖暖的。

只要心无尘埃,际遇的阴晴雨雪,阳光阴霾,一片落叶,一朵花开,一片乌云,一抹霞光,都会氤氲成滋养生命的养分。即使初见晦暗中的微弱光亮,也会不断凝聚,叠加,强大。蓦然回首,奋力奔跑的人生之旅,一定会阳光明媚,春暖花开。

梧桐落叶

◎张振营



走在初冬的街头,虽然有明媚的阳光,还是感觉有几分凛冽的寒意,走在梧桐树下,几片黄叶飘落,它们用坚毅的姿态划出沉重的季节。我不觉得它是悲伤的,只觉得此时它是浪漫的舞者,因为终于等到了生命中最荣耀的轮回。

其实梧桐落叶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,梧桐最早知道秋天的消息。在第一场秋风中,虽然看似整棵梧桐还是葱葱郁郁的,但已经有耗干了水分和体能的几片叶子落了下来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随着秋风秋雨一场比一场急,落叶会越来越多,可梧桐树上的叶子并不会全部落下,即使到了最严寒的时节,雪花飘落了,梧桐树上依然有倔强的叶子不愿离开它的枝头。

梧桐树的叶子是在春寒料峭的时候从一个米粒似的小不点儿开始的,那时候,它就像一个精灵,爬行在梧桐树灰白的枝干上,爬着爬着就成了豆大的黄芽,转眼工夫它就染了一身翠色,不知不觉中又绿荫罩地了。叶子在梧桐树上待了好几个月,它晨沐雨露,朝迎霞光,暮送夕阳,夜里与月光缠绵。长在城市里的梧桐,叶子终日里看惯了车水马龙,听惯了汽车鸣叫,甚至还在下雨天用水珠戏弄过树上的帅哥靓女,现在要从树上退去自然是心有不甘。长在乡下山野里的梧桐,叶子们与鸟窝为邻,白天听百鸟啾啾,夜里听虫声,不寂寞,当然也不想离开树枝。

在一次又一次秋风的探访中,一片又一片的梧桐叶子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树枝,有的落下时,还围着树打几个旋。当一片叶子垂落时,枝上的叶子在叹息。地上的叶子,有的是结伴落下的,也有的是孤单一个落下的,但落下后发现自己并不孤单,因为很快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,先是和各种树叶短相聚会,然后就先被风吹到路边或是人家的院子里,水沟里。

树上的叶子看到树下的人们迈着匆匆的脚步从落叶上走过,发出沙沙的声响,心里一紧,赶紧缩紧了身子和身边的伙伴相互打气。一夜大雪,接着是风雪交加,树上残存的叶子无奈地与落雪一起滚落在地,它们只得认命,不再与命运抗争了。落叶被环卫工人或是农民扫走,或烧或沤,最终化为泥土归于大地。

其实,每个人就像梧桐上的一片叶子。每当我看到凋零的落叶,就想到了曾经熟悉的一些人。他们是我的父母或是朋友,或是书中知道的人物。他们的人生都曾经辉煌过,或者散发过生命的异彩。就是再普通的人,也有过自己的带痕迹的生命历程。比如我的父母,虽然他们不识一字,可他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养育了五男二女,他们为儿女的成长培土浇水,他们为儿女们遮风避雨。一片叶子从嫩芽到成为一片厚实的叶子,其间要经风雨,历烈日,见世面,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?一片树叶还没有成为落叶时,它的使命就是吸收阳光和水分,为树木提供足够的成长条件。当它成为一片落叶时,它的使命就完成了,来年还会有新的树叶接替这个使命。

人生也像这梧桐叶子。有的人人故去了,就像一片叶子凋零了,当然我们会伤感,但也要记着这是自然规律,就像一片叶子的四季轮回。

春天和夏天时梧桐叶子最好看,翠色罩树,繁叶如篷,就像人生的青年和中年。此时只要付出真实的热情与努力,我们的生命便会如绿叶一般鲜活。初秋一树的黄叶,是成熟中的稳健,就像人退休了,但思想没有退步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生活会更有滋味;春秋和寒冬,叶子枯萎了,就像人生的即将凋零,这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怕的,这是激情过后的宁静,此时一切如过眼云烟,有一息生命就享受一分好时光。

白菜,家喻户晓,再平凡不过了。见多了山珍海味,有人会对它不屑一顾。然而,我从从小就种白菜,吃白菜,对白菜别有一番深情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种白菜是很辛苦的活儿,不仅播种麻烦,还要勤于施肥、浇水、除草、捉虫。每年立秋前后,父亲和我就忙着种白菜,先用铁锹把地翻一遍,再把高低不平的地面修平,然后打埂、调埂,方便浇水。播种三四天,翠绿的小菜苗就长出来,两三片叶子铺在地上,泛着黄绿,煞是喜人。

白菜苗怕旱,隔一两天要浇一遍水,越浇长得越快。白菜也怕晒,晴天,要用树枝罩着菜苗,防止被阳光灼伤,傍晚再將树枝掀开。一夜工夫,菜苗就蹿一大截。等大一些要剔除,剔下来的小白菜,母亲连根洗净,做小白菜面条汤,特别鲜美。

立冬之后收白菜。父亲用铁锹将

一棵棵白菜铲倒,我就小跑往车子上装,抱了一棵又一棵。白菜运到家,母亲一棵棵抱起来,上上下下打量一遍,把干叶子撕掉,再小心翼翼放下晾晒,然后储藏起来。看着一窖白菜,心里就美滋滋、热乎乎的,似乎来年的日子也有更多盼头。

小时候,家境比较清贫,即使有白菜也不能顿顿吃上菜。那时候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,西北风刮在脸上似刀割,生疼生疼的,每天放学回家最盼望的就是能吃上一顿炒白菜。终于迈进院门,看见灶火热气腾腾,心里不禁一暖,赶忙扔过去,诱人的白菜香刺激着食欲。吃着热饭菜,暖胃暖身更暖心。在我小小的心里,那碗冒着热气的白菜仿佛就是一个温馨的家,能够感受到来自父母的那份爱、那份暖。白菜就这样成为寒冷日子里情感上的一种慰藉,我和白菜的感情也由此而来。

我的爷爷排行第五,最小,也就是说他那一辈儿只有弟兄五个。五个人当中,大爷二爷亲兄弟,三四五爷亲兄弟。他们都是清朝的娃娃儿,或多或少,或深或浅,都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也许是值得的回忆。

先从小爷说起,我只见过他照片。据说,他学过武术,会扫堂腿,使一手好拐子,三五个人不在话下。他还会看风水,方圆三五十里没人不知道他的大名。有一家姓杨的给他出资,让他同时看了两个坟地,一家分一个,后来杨家怕他把好的留给自己,大年初一早上登门,跪地不起,非要再换换,大爷随即应允,足见他的豁达大度,并无不仁之心。还据说,他在武汉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。后来党证丢失,八路军来的前一年,也就是1947年,他去世了。

再说二爷,据说在开封上过学。我记得他住的屋子就叫学堂,墙壁上还有一块黑板。他经常戴一顶礼帽,搵一根文明棍,深眼窝,精瘦,没有看到过他的喜脸儿,看见我们这些小孩子,手一扬,走,走,去,去。1960年春天,大锅汤大饥荒,上级检查团来了,炸一回油馍,一人一份,他一个人吃了儿子的、孙子的份额,真是饿极了。这一吃不打紧,长时间清汤寡水涮下的肚子肠子,消受不了这一顿油水,拉肚子拉过去了,用一缸埋进了土里,永远地僻静了清静了。

三爷一辈子都是种地喂牛。他喂了一头大黑牛,头上的角又粗又长,八字形



“高原明珠”泸沽湖

前几日,岳母从乡下老家来,背了半袋子沾着泥土的红薯,说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,让我们尝尝鲜。看着岳母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样子,我心里一阵感动,老人走了这么远的路专程为我们送红薯,只是因为不久前回老家时儿子随口说出的一句“想吃红薯”。当时红薯还没成熟,没想到被细心的岳母记在了心里,这红薯里的浓浓亲情比任何山珍海味都珍贵。当天中午,妻子拣了一些个头小点的蒸了一锅,看着儿子吃得津津有味,我的思绪又飞回到那个“红薯汤,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”的艰苦年代。

老家地处豫中平原,土壤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红薯。记忆中当时各家各户都种红薯,高产的红薯是庄户人家一年的主要口粮。听爷爷说,在那个饥荒年代,口粮短缺。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,红薯便成了重要的补充。生着吃、煮着吃、蒸着吃,农活忙时,农衣里还要装上一把红薯干,饿了就拿一块放嘴里嚼嚼。

农历八月是收获红薯的时节,伴随着一家人的喜悦和盼望,终于等到了开镰割藤、挖地掘薯的那一天。秋日的田野凉风习习,男女老少齐上阵,手拿扁担着镰刀把子,拉着架子车去地里刨红薯。到了地里,父亲和母亲先拿镰刀将红薯藤割了,然后我们姊妹三个负责将其抱到架子上。那时候,红薯藤是不舍得扔掉的,晒干了可以作为牲畜的饲

从草根到草根

◎高淮记



朝上举着,看起来吓死人,可那头牛,做活快,品行好,从不欺负小孩儿们,真有点物随其主。三爷种菜园,特别在行经心,他在堰茬儿上架起吊杆儿,一桶一桶从河里提水浇园子。啥也没见过的我,稀奇吊杆儿一高一低,吱呀作响。河边的那块三角地,总是葱绿。我和小伙伴们,隔三岔五,偷偷摸摸,到园子里摘黄瓜摘豆角,掐韭菜薹葱,有一回被发现了,吓得逃跑,三爷不但没吆喝,还说随便吃吧。三爷留着八字胡,又总爱用两个指头捋胡子,脸上经常带笑。笑是笑,他可讨厌坏人。1966年文革时村里腾一间房子办文化室,四围墙上挂满了宣传画,他看到一个人摇着小红书不是老自然,说这人有点儿巴结头搭衣裳襟儿。这下可惹事了,但对一个目不识丁成分又好的农民老头儿,只能不了了之。

四爷长啥样儿,俺伯都不知道。但俺伯对我说,据说四爷勒索得很,勇猛得很。说不清哪一年,四棵树寨里进了土

匪,杀人劫财,闹得凶狠嚣张。四爷参加打土匪,上到房子上,掀开瓦片朝下打,因为土匪在暗处,四爷不幸中枪,死得惨烈而悲壮。四爷二十几岁走了,四奶带着四岁的孩子,一路艰难走下来,儿子生儿子,孙子生儿子,子子孙孙,甚是兴旺,看来老天不亏待好人。

大爷庭柱,二爷庭栋,三爷庭梅,四爷庭柱。我的亲爷叫庭梧,一生平常平淡,为人和善,种地养蚕,喂牛喂驴,最远到过南召县城。爷爷的小事,我永远也忘不掉了。小时候,他下河逮鱼,我老是掂鱼篓,回家能美一回。他上山砸圪塔,总要掏几个木花虫给我,这可是鱼山第一特产。他要犁地,我跟着拾地蛹。我考上初中那年,他塞给我五块钱,那时候这可不是小数目。我当兵探家,走的时候,他一定要跑三四里地送我到车站,那时候他已经快八十岁了。1960年大饥荒爷爷没倒下,门前的小河立了功。从河里弄几个小鱼小虾,螃蟹鱼鳅,或煮或焙。有一天下午,他又到河里逮鱼,从

初雪

◎马艳

冬日的夜晚,琦、玉壶君我们三人一起在微信上欣赏那篇绝美音画《听雪》,相约等下雪了去南河赏雪、听雪。

琦说:不打伞,让雪把咱们变成雪人,踏着雪咯吱咯吱地响……于是开始幻想那个梦幻般的雪景:穿了红色的外衣,静静漫步于河畔。漫天凛冽,漫宇琼花,雪,似寻梦的蝶,袅袅娜娜,飘飘洒洒洒到发上、睫上、唇上,仿佛少女的吻,羞涩、冰凉而又不失温润,心,就在那一刻,生出几多怜爱和淡淡的暖……

因为有约,所以这个冬天我们都特别期待一场大雪。

听说后一天有大雪,我即刻发微信给两好友,相约去看雪,穿上自己最靓的衣服。

上午,雪果真下起来。“乱云低薄暮,急雪舞回风。”空气变得洁净、清爽,房屋被白雪覆盖,素洁纯美,让人们的心情变得静谧安详。

已近中午,我们三人坐在南河附近的小饭店里。柴火烧得通红的炉膛上,是蒸腾着滋滋白烟的铁锅。午饭吃到一半,雪花纷纷扬扬,我们惊呼起来。门开半扇,院子里很快就变成白茫茫一片。

雪飘下的速度惊人,路上很快积了厚实的一层。我们踏进童话般的白色世界,任发上飘满白雪,结成冰晶,也不肯打伞。鞋子踩在雪上,松松软软,咯吱咯吱碎碎响着,细腻、酥润的雪花给静谧的沙河蒙上一层迷人的轻纱,河水的水快干掉了,白雪却把一切都描绘成美好的样子,美好是这么简单。

雪在书写自己的童话,只有我们三个读者。它是那般大气磅礴,而又纯洁美好,清爽惬意。

温婉的雪花慷慨地落在身上,给我们带来无限欣慰。在雪上踱步,将身心从纷扰的尘世中抽脱出来,安享这半日的清静与闲适。

用纯净的目光望着那袅娜的雪花,沉醉于她的恩赐,沉醉于这简单、精致的心香,沉醉于这欢乐天地。雪花,水做的身子冰做的魂灵,如一串音符飘在淡淡的芳香。

我们匍匐在地,尽情地亲近它,用满满的热情拥抱它。我们拿捏着姿势,与雪花共舞,带着洁白而纯真的心。我们敞开心扉,向她倾诉,痴痴地傻笑着,甜甜地陶醉在雪的怀抱里。此时,雪为其歌而徘徊,影为其舞而凌乱。

掬一捧雪向空中抛撒,它立刻四散飘落,逗得我们开怀大笑,然后将冻得发疼的手放在嘴边哈着热气。心中欢喜涌动,忘记了寒冷。在漫长的冬季,悠长的西风中,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的滋润与轻盈。

在如细沙般从指间流走的日子,那片刻的温暖、欢乐,虽然短暂,却让人无比珍惜,无比怀念,似一曲深情的乐章,存于记忆中。



亲亲的红薯

◎梁永刚

存到自家的红薯窖里,剩余的要刨成红薯晒干保存。时隔二十多年,当年和乡亲们一起刨红薯干的壮观场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,那种劳动场面真可谓全员上阵,热火朝天。如今种红薯的少了,再也看不到“大兵团作战”的场面了。深秋的田野一片广袤,天气晴好的上午,地头到处堆放着刚刚收获的红薯。每家的红薯堆前都摆放着一个木制的简易刨子,这种刨红薯的刨子和木匠用的刨子有所不同,刀片更宽更大一些,镶嵌在一块光洁的木板上,用时只需将红薯沿着木板轻轻一擦,薄溜溜、白花花红薯干就滑落下来。刨红薯干虽不是什么技术活,但需要熟能生巧,稍不留神锋利的刀片会弄伤手指。出于安全考虑,小时候刨红薯都是父母完成的,我和姐姐哥哥的任务是将刨好的红薯干均匀地撒在地里晾晒。头顶的蓝天白云像刚从水里洗过一样,表地里撒下的红薯干白生生的,加上孩童们来回奔跑的身影,构成了一幅绝美的丹青画卷。一阵微风掠过,田野里到处弥漫着甜津津的红薯味道,掺杂着泥土的清香,直往鼻子里扑,沁人心脾。

怀念故乡那块铺满绿色藤蔓的红薯地,怀念和父母一起刨红薯的情景。香甜可口的红薯不仅是餐桌上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,更是一份浓浓的乡情,滋养着我的心灵,成为铭刻在心的永恒记忆。

生利口,堪称美味。白菜拌着粗茶淡饭,将清清淡淡的日子调剂得活色生香。

寒冬腊月,雪飞年到。母亲用白菜、萝卜、粉条、豆腐和大肉炖上一大锅搅锅菜,热气腾腾,香味诱人。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,唇齿留香,年也有滋有味,温馨甜蜜。这就是年味!每每忆起,那味道总惹得心头湿润润,暖融融的。

白菜一直是我心头之爱,至今仍热度不减。每次去饭店点菜,白菜豆腐、醋溜白菜、砂锅白菜之类的总有一二。我和妻子逛超市买菜,转悠几圈后,最终拎回来的还是白菜。白菜煮面条、羊肉火锅白菜、醋溜白菜帮、凉拌白菜丝、白菜大肉炖粉条……各式吃法轮番上阵。最简单的是一盆炒白菜,几碗白米饭,素朴简单,身心温暖;再来一碗白菜豆腐紫菜汤,那种熨帖,真是妙极



白菜情结

◎翟红果

当年,农家日子贫穷而单调,母亲隔三岔五用白菜调剂生活。金黄柔嫩的菜心,撒上盐,滴些陈醋和香油,是一道爽口的凉菜。偶尔,包一次白菜水饺,我们争先恐后吃不够,仿佛咀嚼着山珍海味。白菜疙瘩,油盐醋一腌,脆

了。我尤喜“黄芽白”,叶金梗银,赏心悦目,掰下几片简单一炒,清脆爽口,百吃不厌。还有辣椒炒白菜帮,白生生、嘎嘣脆。

古人云:“乡味之美,春初韭韭,秋未晚菘是也。”“菘”即大白菜。“白菜似羔豚,冒土出熊蹯。”苏东坡把白菜比作味美无穷的羊豚和熊蹯。近代大画家齐白石在《辣椒白菜》画上的题诗中称白菜为“菜中之王”。咱老百姓也有“白菜没有白菜好”“鱼生火,肉生痰,白菜豆腐保平安”的说法。白菜还有药用价值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颇为推崇:“甘温无毒,通利肠胃,除胸中烦闷。”我喜欢清气飘逸的白菜,可谓一种福气。

平民情怀的白菜,又宽又厚的叶片层层包裹着乡情与眷恋。吃白菜,既能吃出简单淳朴,又能吃出清淡的乡土气息,更多是能够咀嚼出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恩和思念……